

Handwritten signature or mark at the bottom center of the page.

所秀軒文往集目錄

書牘一

報蔡敬夫大叅

與徐惟德憲長

與譚友夏

與譚素臣兄弟

與王穉恭兄弟

寄叔弟恮

與張太學

與金陵友人

與唐宜之

報座師雷太史

與郭篤卿

答馬時良

與馬仲良

與徐乾之

與蔡敬夫

再報蔡敬夫

與馮元成公祖

與譚友夏

與高孩之觀察

復魏肖生

與陳眉公

與弟恮

豐秀軒文往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兩若閱

書牘一

報蔡敬夫大叅

某再拜謹報簿書法令本非粗事。且亦不能俗人。大人經世之實際。鍊性之借資也。以我公當之益自不俗。王右軍所謂通識隨處行。

藏桓宣武云我不爲此那得坐談此之謂也
二人豈是俗人世亦有何者能俗之以此知
風雅世務。達人不分爲二也。嗚呼賢則勞。愚
則逸。安得當事者如公數人。屈首此中。而使
某輩異時享坐談之福哉。今天下上下內外
別成一景象。非揮霍弘才。不能着手。然亦非
幽恬淵淨者。膽決不堅。識決不透。亦未有不
幽恬淵淨。而可謂真揮霍弘才者。公其人也。

睹前武昌寄詩及今見寄五詩。豈是下根人
所爲。某以爲學術經濟識者。於此可以潛窺
某非能爲佞。公亦非受人佞者也。吾邑譚元
春字友夏者。異人也。比於某真所謂十倍曹
丕。讀公之詩。知其人。今寄其簡遠虎井二集。
當自知之。譚生今年二十六。尚爲諸生。其時
義可出入嘉賓子。遜砥礪名行。老成簡練。他
日有用之才也。有此異人。不可不使公知之。

見來詩及先師雷太史知懽才異世一片豪
傑菩薩肝腸此公不死當是救時之相且其
資近道趙大洲之流也今其家在部下上有
老母妻子孤貧俗態寒灰一語州守勿溺之
幸甚幸甚餘緒頗具扇頭五詩兼金遠餉不
宜隨俗卻謝拜命九頓劉忠宣建祠非公不
能作此舉止須煩自作一碑記後一經俗筆
補却辱矣辱矣

與余惟得憲長

朱翁貧老足跡半朱門口不及事亦有守人
也比見其冬月無絮哀之甚貧士不能爲之
地而叩其家中窮苦狀有十百倍如衣無絮
者此一端猶非其所急特口不肯言耳尤以
宿庇宇下飲啄恩多不忍以饑寒言辭頻發
諸口以愁仁人之耳某通家年少稔翁欲聞
此言此狀故代言之口惠無實借手任德薄

甚罪甚

譚友夏

奇俊辨博自是文之一種以施之書牘題跋語林說部當是本色至於鴻裁大篇深重典雅又當別論正恐口頭筆端機鋒圓熟漸有千篇一律之意如子瞻所稱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草此患最不易療又文字一篇中佳事佳語必欲一一使盡亦是文之一病不爲大家國朝工詩者自多而文不過數家且不無遺憾以此知文之難於詩也兄兼才大力故不覺備責之而厚望之

又

廿二日決計東下矣太易墓志已成篇首回互太易自題銘旌一段似有筆方既不廢太易遺命而惡題反成大議文章自有息黥補劓法如此運筆點可無息劓可無補英布鄭

袖日日在前可也弟不謂不可不忠於太易者矣又安知太易隱衷苦情不如弟所云云者素臣狀自佳獨怪其與太易密戚死友而不記其一二細事小語點染着色似不得畧處反詳之法志中止有詩可談談之盡興矣無遺恨矣非獨志太易志友夏可也志伯敬亦可也弟文雖不佳然似下易削削則不成緣理語有發憤犯忌者衆怨衆怒弟任之不以累太易友及其家也

又

贈詩四章恐南中山川所不經見以此悲世人心不小不能下一友夏心又不大不能容一友夏也

又

輕詆今人詩不若細看古人詩細看古人詩便不暇詆今人也思之

與譚素臣兄弟

本求素臣先作太易狀爲志文地讀素臣狀
反使我握手不得小巫行逕如此然又不敢
不佳太易才鬼寧不畏其屍視也太易平生
坎壈惟有作詩一快最不當諱言詩舍此無
可志矣又不必諱其罷諸生他人諸生不可
罷太易諸生可不必不罷生太易諸生不可
罷死太易諸生何不可罷且太易罷諸生自
是世界不平事不平便是奇奇事當傳平事
不必傳也又不當諱其罷諸生作六等吟人
間最不得意之事太易取爲最得意之題最
得意之詩此一段尤緊要不當諱凡一切口
語罪過弟當任之太易聞此亦當鼓掌地下
足下兄弟在太易死友中爲密戚故不惜刺
刺不已記曰必誠必信勿之有悔恐不獨爲
周身周衣計也

與王穉恭兄弟

江令賢者其詩定是惡道不堪再讀從此傳
響遂臭方當誤人不巳才不及中郎而求與
之同調徒自取狼狽而已國朝詩無真初盛
者而有真中晚真中晚實勝假初盛然不可
多得若今日要學江令一派詩便是假中晚
假宋元假陳公甫莊孔場耳學袁江二公與
學濟南諸君子何異恐學袁江二公其弊反
有甚於學濟南諸君子也眼見今日牛鬼蛇
神打油定較遍滿世界何待異日慧力人於
此尤當緊着眼大凡詩文因襲有因襲之流
弊矯枉有矯枉之流弊前之共趨卽今之偏
廢今之獨響卽後之同聲此中機捩密移暗
度賢者不免明者不知袁儀部所以極喜進
之者緣其時歷詆往哲遍排時流四顧無朋
尋伴不得忽得一江進之如空谷聞聲不必

真有人跡聞楚然之音而喜今日空谷中已
漸爲輪蹄之所不止楚然之音且不止真有
人跡矣此一時彼一時不可作矮子觀場

寄叔弟恮

得弟寄詩與茂之喜躍累日平地突出士龍
子由消此平生寂寞造物於我奢矣最可喜
者不學伯兄甚有氣骨有志力有色韻出塞
詞如試看手中劍未知何究竟從古應募人

豈盡不得還大將雖自貴少小爲奴隸男兒
不殺賊自應死邊城本無開拓功應與卒徒
羣夢想通侯貴意氣始得雄真得老杜骨法
可奪譚二之壘弟姊妹行有酷得樂府遺意
者阿兄平生於此未着手非不能爲惡近世
一副擬古面目耳弟於此當勉之近體極有
佳處七言獨坐焚香一首便是全作餘一篇
中句有同法者此詩家大忌也此中變化出

沒途逕甚多萬遙不可自足不可中廢阿兄
於近人非不強項讀古人詩便覺爽然自失
前於譚二扎云輕詆今人詩不若細看古人
詩若細看古人詩便不暇詆今人也數語味
之肯來京師同清苦與我談一冬勝讀十年
書也

又

貧病患難古人之常天以此扼才士尤有深
意但以身爲本耳十月不甚寒入京養病讀
書可以居業可以成名可以保身念之念之
作官真無味何時得致一命於父親衣食粗
足兄弟觴詠一室嘯傲五岳何減南面也八
月三十日

與張大學

足下爲雷先生後事至忠至密弟所刻骨不
能報者雷先生一字一筆落人家者皆當廣

搜之不要緊處偏有深致卽作者亦不自知
弟住夷陵一日而從筆工處獲其一贊一跋
從黃山人處獲其二詩皆妙有風骨遠過古
人則其遺落者多矣在着意搜求之耳世間
大有意思人生前文字不肯留稿此自名根
淡薄不沾帶處爲其後死者却不可如此也

與金陵友人

去歲曾有一札及小詩奉答寄託茂之兄郵
致茂之書北首想竟浮沉也譚郎友夏楚之
才子也比於不佞十倍而風流又倍之老朽
不足道也相見自能領其妙不佞不必言言
者不佞意也近稿一冊奉寄覽不佞從此以
後恐竟當作村沙欲不村時亦已老醜矣可
歎可笑

與唐宜之

茂之傳兄隱秀軒時義序使我悔其業之不

精而窺之太淺也譚友夏南來專爲讀書其
讀書專就兄千里南來南中何地而專就宜
之宜之可知友夏可知也友夏之才格意趣
弟不言向兄處自不必言也

報座師雷太史

僧方厚至得師七月一藥張翀手書知五
之遊甚適甚滿當時惺肯從杖履書至之日
便是還都之日觀政進士旬日內有何正
可妨乃從長安塵工間錯過甚可惜也百泉
寓日後想徑還家矣明年歸楚可謁師盧聞
所未聞也有便足卽刻面發殊不能備

與郭篤卿

往時入蜀者道荊州則過潛江可圖一晤而
此番欲取道夷陵謁座師又往承天謁陵故
遂不能由此道歸途或可耳弟平生不喜星
相尤不喜星相之極驗者凡以人生禍福妙

在不使人前知若一一前知便覺索然且多
事矣弟所知陳生則星家之極驗者也以弟
不喜其術欲去而之他邑想兄與弟同好惡
亦應不喜此術而世上如我兩人趣尚者百
無一二則陳生之遇者百而不遇者亦一二
也幸隨分推廣但莫薦之鍾伯敬一流人耳
一笑笑

答馬時良

得手書如面譚卽欲作報而暴病在死法中
已託友人料理後事且作遺書示親戚知友
矣不意十數日後復蘇始能知人豈宿生山
水友朋之緣未斷耶旅病之人視年丈怡怡
家居如仙如佛四月弟有蜀中之差儻不過
汝南謁敝座師卽可相過握手耳力疾口授
不知何語諒非言詞所能悉也

馬仲良

近狀死而復蘇具大兄札中兄得無驚喜乎
旅病之人視家居如仙乃復以樂事見夸何
忍也病中得詩十餘首以爲絕筆不意此段
業緣尚未了也力疾口授數語已悶然就枕
矣不能多談

與徐乾之

昨損餉法製湖筆恠心是不凡而弟用之不知
其佳處覺毫間與吮毫微相距續致稍次者正
與劣手相宜尋書一紙爲報北上無
期窮措大資裝粗給之日便是行日也

與蔡敬天

向公觀楚而苦其與某遠也今益遠矣向某
猶得數四與公書札詩篇往還而苦其相通
之難也今愈難矣讀公向時書札詩篇而公
未嘗與某遠也亦未嘗苦其相通之難也
想公相思時亦復作如是觀耳每念致身旣遲

而作官已五載以閒冷爲固然習成倫墮每
用讀書作詩文爲習苦銷閒之具別後凡有
所作歷境轉關似覺漸離粗淺一道家居復
與譚生元春深覽古人得其精神選定古今
詩曰詩歸稍有評註發覆指迷益舉古人精
神日在人口耳之下而千百年未見於世者
一標出之亦快事也又曾于南都搜得白雲
先生陳昂五言律七百首刻而傳之其詩其
人其行徑爲明布衣第一孫大白宋鵝池豎
子耳而又爲閩人今亦奉寄當亦快讀之也
凡此皆書生氣習文人舉止知無當于公然
其意畧謂半生閒適天人所忌限亦當足自
茲以往得移郎署出領民社漸與詩文疎
寄意刪著天涯聚散驅馳風雨漸與朋遊疎
是以去公日遠相通愈難而尤急急乎問公
且舉以告公寄公也若公則不然有經世之

才之志之時之資早成晚倦某今日之事恐
又當作公他日結局先着後着所謂易地皆
然耳

又

凡得公詩無不和者此番獨未能自西陵遊
後斷手於此矣兩三月中乘譚郎其處與精
定詩歸一事計三易稿最後則惺手鈔之手
鈔一卷募人抄副本一卷副本以候公使至

而歸之公至手鈔時燈燭筆墨之下雖古人
未免聽命鬼泣于幽譚郎或不能以其私為
古人請命也此雖選古人詩實自著一書言
及此詩文真不得作第二義懼具不當妄作
詩矣其不能立和公作安知非惺詩進乎夫
詩文與白業不當論其第一第二而且論其
實與不實仕宦去白業遠然虛談白業亦易
山林去詩文近然實修詩文亦難公步步著

實人故與公實心勘之知公必虛心聽之他日與公勘白業亦應若此夫詩何以曰歸歸之爲言實也夫白業獨無歸乎以公之詩於近代工詩者何如而猶云五十學詩夫有所歸耳恐高達夫五十以前非耳不識四聲者惺詩文尚無所歸况白業乎仕宦言歸世以爲不實而惺信公自不爲虛亦不待人山之後而始知之也然公先着亦未能便了惺無

世才志而處一面實心實政未必後人然終非惺之所近若論最後着恐終當屬詩拈据民事自是中間一段公案也

再報蔡敬夫

冬春間一月之中千里之外得書及詩者三親遣使者二此非尋常交遊也詩歸一書自是文人舉止何敢遂言仙佛然其理亦自深常憤嘉隆間名人自謂學古徒取古人極膚

極狹極套者利其便於手口遂以爲得古人之精神且前無古人矣而近時聰明者矯之曰何古之法須自出眼光不知其至處又不過玉川玉蟾之唾餘耳此何以服人而一班護短就易之人得伸其議曰自用非也千變萬化不能出古人之外此語似是最能縈惑耳食之人何者彼所謂古人千變萬化則又皆向之極膚極狹極套者也是以不似鄙拙拙出古人精神曰詩歸使其耳目志氣歸於此耳其一片老婆心時下轉語欲以此手口作聾瞽人燈燭輿杖實於古人本來面目無當自覺多事不能置此身廬山之外然實有所不得已也自譚生外又無一慧力人如公者棒喝印正來論所謂去取有可商處何不暇時標出乘便寄示若詩歸中所取者不必論至直黜楊炯一字不錄而滕王閣長安古

意帝京篇代悲白頭翁初盛應制七言律大明宮唱和李之清平調杜之秋興八首等作多置孫山外實有一段極核極平之論足以服其心處絕無好異相短之習夫好異者固不足以服人也古詩中去取亦然想公所云云決不指此耳恨詩砭一卷未成不能錄與公正之所指示譚生及弟所作佳惡裁鑑精當至致書當事薦引譚生而云當事者自應知之此古心古道尤弟與譚生所中心藏之者也前寄早梅詩佳甚偶未能答而所寄譚生扇頭梅詩又進於此與譚生各和一詩書扇奉寄三詩似各有一段光景也二月初入京聲跡漸遠也言之黯然

與馮元成公祖

不肖未墮地時先生業爲海內人論詢仰久矣及先生之宦而其髮未燥也是其少長貴

賤賢愚相去蓋不知其幾而庚戌入賀顧某於邸者三視尋常君民之禮有加卽某何足言適足以成先生之高之大之厚且細而已某驟謁先生於邸而皆不值始信愚賤小子得見大人事君子有數有緣欲欣然庶幾而未易也然苟心之專一終亦當有時耳色笑未接不宜草草通書唐突于長者貴者賢者之前念先生之愛人而接引後進有甚於某

年之欲通乎先生者如庚戌之三顧某於邸是也故不能以格套輒自阻自後謹因舍親魏文學之來謁而一布其區區焉

與譚友夏

弟舟行而南實出意外與吳康虞林茂之同行而以其間作太山遊又意外也弟與兄遊志之以約之堅孰有如叅者而一得衡一得岱天下事寧可以人意與造化山水爭哉岱

遊自可千古記若詩亦如之始讀兄南岳草
不無畏退而岱記成覺老子猶不甚憊然此
事吾兩人自可交相慶不必相妬也往時一
副手筆祇以浮渡盆景架閣消之不無牛刀
割鷄之恨今差可滿志也弟僦居金陵心自
懷歸蓋平生精力十九盡於詩歸一書欲身
親校刻且博求約取於中晚之間成一家言
死且不朽又將二十一史肆力一遍取其事
以經世取其文以傳世以怡情近年兩度舟
行討求漕河鹽法頗有要領若將此暇日粗
了文事此後盡力官職一番而晚節仍以此
結局不枉作文人又與文人作朋友作兄弟
也兄歲考後可與三弟定計來勿牽於他念
千古一時蘇長公示子由詩云與君世世爲
兄弟願結來生未了緣此癡想也今生之不
言而望來生如水去雲散豈能復聚故處卽

偶聚故處而吾豈能復記憶夙生事乎念之
念之可與吾弟恮同看之

又

曹能始清深之才也惜其居心稍雜根不甚
剛淨是以近日詩文有淺率之病亦是名成
後不交勝已之友不聞逆耳之言所致子夏
曰我過矣我過矣我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然其所謂淺率亦就我法及古法中見之其
言我輩詩清新而未免有痕却是極深中微
至之言從此公慧根中出有痕非他覺其清
新者是也昔人有言其自爲謀也則過其爲
先君謀也則忠曹公之謂矣弟近答友人書
亦云我輩詩文到極無烟火處便是機鋒此
語甚深可思也痕亦不可強融惟起念起手
時厚之一字可以救之如我輩數年前詩同
一妙語妙想當其離心入手離手入眼時作

者與讀者有所落然於心目而今反覺味長
有所躍然於心目而今反覺易盡者何故落
然者以其深厚而躍然者以其新奇深厚者
易久新奇者不易久也此有痕無痕之原也
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耳此語對淺人則
如說夢矣

與高孩之觀察

向捧讀回示辱論以惺所評詩歸反復於厚
之一字而下筆多有未厚者此洞見深中之
言然而有說夫所謂反覆於厚之一字者心
知詩中實有此境也其下筆未能如此者則
所謂知而未蹈期而未至望而未之見也何
以言之詩至於厚而無餘事矣然從古未有
無靈心而能爲詩者厚出於靈而靈者不卽
能厚弟嘗謂古人詩有兩派難入手處有如
元氣大化聲臭已絕此以平而厚者也古詩

十九首蘇李是也有如高巖浚壑岸壁無階
此以險而厚者也漢郊祀饒歌魏武帝樂府
是也非不靈也厚之極靈不足以言之也然
必保此靈心方可讀書養氣以求其厚若夫
以頑冥不靈爲厚又豈吾孩之所謂厚哉曹
能始謂弟與譚友夏詩清新而未免於痕又
言詩歸一書和盤託出未免有好盡之累夫
所謂有痕與好盡正不厚之說也弟心服其
言然和盤託出亦一片婆心婆舌爲此頑冥
不靈之人設至於痕則未可強融湏由清新
入厚以救之豈有舍其清新而卽自謂無痕
者哉何時得相聚一細論之

復魏肖生

幼時讀肖生甲午戊戌應舉文以爲有豪傑
之氣恨滯諸生久不免相隔及入蜀首以得
見肖生爲快而又不相值時時見所取士及

其士之文亦復有豪傑之氣一洗固陋闕葺之習慨然笑當事者不務錄真才不勸士子讀書窮理而漫然以正文體三字了却衡文之事作一段好話此不揣本而齊末之論也以爲造士無如吾肖生得體者用之黔蜀等處尤爲對症之藥觀丙辰會場事不意正文體三字流禍承羞一至於此由此觀之肖生化蜀之法施之天下可也某典黔試獨携肖生粵錄及先師雷太史閩錄耳不知有一二語似否而猥加許可豈自有其美而不自知乎強草二帙蓋以韓非蘇秦之骨而出之以歐柳筆舌者也某備矇矓誦詠而已

與陳眉公

相見甚有奇緣似恨其晚然使前十年相見恐識力各有未堅透處心目不能如是之相發也朋友相見極是難事鄙意又以爲不串

不相見。患相見之。無益耳。有益矣。豈猶恨其
晚哉。

與弟恮

詩合一篇讀之。句句妙矣。總看有一段說不
出病痛須細看古人之作詩。歸一書便是師
友也。慧處勿纖。勁處勿離。清處勿薄。可惜此
種才情骨韻。當鍊之成家。功名富貴。皆有盡
時。此物終是路遠。味長。晚年骨肉。使用此為

亦窩也。近來非惟嗜欲淡薄。卽生子一念
亦付之天命矣。舍生報國。固其本念。幸而得
全。卽圖爲樂生之計。所謂樂生者。此物是也。
可存此紙。以見我志。併與譚友夏看之。近看
五弟草書。不減古人。畫亦必傳之。業書牘。朴
而有法。此皆天賜。非人力也。頂戴頂戴。惟念
及骨肉逝者。五內俱裂。

答同年尹孔昭

兄怪我文字大有機鋒謂盡之一字有道者
所不居真是當頭一棒然讀兄書終篇機鋒
二字兄自反何如我輩文字到極無烟火處
後乃知之而無可奈何亦是一些

隱秀軒文往集目錄

書牘二

與陸開仲掌科 附答書

與袁滄孺論楚中鹽貴書

擬曹操讓黃祖殺禰衡書

與熊極峯

與王以明

與井陘道朱無易兵備

與林少嚴座主

隱秀軒文往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書牘二

與陸開仲掌科

乙卯五月二十一日

以試差註籍不通外事昨日
皇上臨御召見廷臣事日晡始聞之只此君臣父子相聚一堂二十餘年未睹光景天清日朗雷厲風

生此剝復通塞一大機臣子加額之時也不
識劉道長所言何事遂觸 聖怒其拿送刑
部擬罪之 旨二十七之夕一更始傳聞之
弟於道長曾未識面想其批鱗敢死一身一
家已置度外然使緣此遂得重譴則於時事
國體亦大有關係此非道長可以得罪時也
爲今之時惟有閣揭婉陳密解先自引咎如
云身居揆輔不能乘時有言故使小臣言之
而得罪庶幾有濟不使此絕妙光景絕妙
緣有譴言官之名而此時伏莽之奸蠕蠕
眈伸其頭足布其關械熒惑洞喝所全尤爲
不小風聞今夕臺省謀合詞申救非惟無益
反重 聖疑通夕思此不寐計相公出朝之
後必曉譬臺省止其上疏而以閣揭申救一
力自任必使臺省可以無言而後已計不出
此使言官待救於相公則兩失之矣大要此

時非立名之時此事非居功之事期於消邪
萌全正氣以存國體而已非爲道長一身一
家計亦非爲言官體面計也弟以五鼓辭朝
四鼓作書達之兄文恐緩則不及耳

附答書

陸鍵

讀來教大快人心弟夜來爲此事目不交
睫正所謂二人同心者矣昨弟聞此舉亦
在日昃時急往叩劉道長不得面大率道
長之意以二十五年未見之盛事而盈庭
諾諾故欲建白一二不意遭 聖怒而不
得申其款只此一番光景亦見主聖臣直
之象今主上當時不杖不斥而發之司寇
此尤英主所難在彼時相公卽應申揅竟
默默以出令人不勝有君無臣之歎此事
旣下司寇便緩緩通商量必如舍指以閣
揭婉陳密解爲上策若大庭昌言必重

聖怒矣此時非立名之時此事非首功之事期于消邪萌結正氣存國體存此心也天下太平矣區區獨知之契得臺下相印證猛然欲飛敬當奉尊教竭犬馬以期必濟以慰知已天災如爐長途自重只尺如隔萬山欲言而楮難展付之神往

與袁滄孺論楚中鹽貴書

讀所寄上朱公祖辨論楚中鹽貴書可謂理明而事核慮深而心苦矣某嘗謂塞下粟仰給鹽策屯田所以使國家有急不加民賦甚至卒有災眚常賦之內上有蠲下有迪而猶不告匱者恃此法之不壞也今極壞而幾不可爲矣正思得一人焉起而爲之去歲適覩部議十條鑿鑿似以爲必可補採乃事內事外之人不論其意之有爲無爲同聲而逆料之曰此萬萬屬之空言萬萬屬之文具萬萬

無利於國與利於民而又且萬萬不利於官
某聞之氣塞填胸而無以奪其說信如此國
家之法當極壞不可爲之時凡有一人焉欲
起而爲之而無往非空言非文具無往能利
國利民而又無往不壞官也是必國家之法
一一聽其極壞不可爲而後可哉惟冀翁蒞
任行事之後所謂䟽理之效不必遽覩其全
但如醫之視病投藥使病者十分中瘳得數
分亦可以結浮議者之舌而紓立法任事者
之氣猶使人知國家之法雖當極壞之後尚
有可爲之人可爲之時可爲之道耳然所謂
病者得瘳之分數於何處驗之不過視商之
輸課者不如往時之苦非惟無所苦且見以
爲利之所在而趨之如是而已及見所爲綱
冊一書分合輕重頭緒清楚要領豁然及行
之未幾而商之輸者果見以爲利而趨之詢

諸道路其以疏理之法平恕便商者卽向者
事內事外一輩人以爲萬不可行萬不利於
國於商於官者也某始喜其言之中法之行
欣然爲綱冊一序凡以紓立法任事者之氣
而堅其心一切利國裨民之事已雖不能爲
見人爲之如已自爲之是則區區之懷也然
某宦遊客居在外數年數年中楚之鹽價且
晚貴賤實所未知近乃聞楚之鄉紳有不便
疏理之法者不悉其詳得所寄上公祖公書
乃知爲鹽貴之故耳蓋某所見者兩淮鹽課
之樂輸而楚之鄉紳所見者楚中鹽價之稍
騰也夫以楚之鄉紳爲楚民求寬一分鹽價
司鹽者安能奪之况翁丈亦楚鄉紳乎弟亦
楚人去省城三百里自弟有知以來二十餘
年所歷鹽價自八九分起至一錢二三分止
則歷年間有之然此自去省城三百里者言

也若如鄉紳所云省城鹽價自一錢起脚則似亦不平矣翁書中所云今年一錢之價乃去年疏理未至之鹽又云楚之鄉紳望疏理太過恨不卽復每包七分之初待十年套盡鹽法復故則每包七分亦自有日是則然矣然自弟私評之責司鹽者今日遽復七分之初似爲太速令食鹽者待七分之價於十年之後或亦太久惟自今年以往屬疏理後者更煩翁苦心極慮調劑約束於所謂省城每包一錢之價遞減遞平抑卽弟所謂不必遽覩其全第十分中減得數分卽可以謝楚民與楚之鄉紳矣然其中靈心妙手全在翁與朱公祖耳決不可望於久困趨利之商俟其病瘳欲飽之後利盡思義自爲減價者也弟事舛之人責當事者以所甚難似爲不情亦欲翁終此疏理之局成一國圖鹽法使臣子

於國家做得一事便是一事國家於臣子收
得一利便是一利耳若怵於鄉評物議以爲
手足終不能展布而但以一官成敗去留徇
之一官雖擲而疏理之局仍不能終疏理之
局不終而鹽法卒歸於壞鹽法壞而後人決
不任其咎仍歸之於首議疏理之人是吾所
謂怵壞之說真屬空言文具真不利於國與
商與官之物也是豈通人所出哉弟於鹽法
一事但欲始中終之不覺婆心婆舌如此耳
幸勿罪而咲之

擬曹操讓黃祖殺彌衡書

孤白聞足下乃遂殺彌衡惋歎彌日何足下
高於視衡而淺於待孤之甚也始孤送衡於
足下或曰此遣之死耳孤問何以知之曰衡
小有才負重名不遜恐其不察妾意主上忌
且怒之必殺衡以順主上之意孤曰不然孤

觀孔融薦衡書其言過夸然以爲衡必有才
用智數如荀彧郭嘉等可備帷幄任使及觀
其人狂而駭耳然其效猶未能遽至殺身姑
使爲鼓吏以觀其後而其狂日益甚不可瘳
孤使笑而哀憐之才士薄祿一至於是其
山雞之羽文采可觀澤雉之性氣介堪重豈
有爲天下驅策智勇而不能卵翼一衡者孤
又恥之值其跳梁方嚴決不能恬然食孤之
食聽孤之教便置之安厝之地然衡書生接
霸王之時少見孤寬容以爲天下盡如是不
若使遊羣雄間以鍊之知足下性頗卞急使
其就繯紕之上圜檻之中以調伏其狂駭之
致庶幾異日得如王粲陳琳輩孤當有以處
之卽不然而置足下所衡不得復發其狂疾
而有以自處不至流落失職此則孤區區之
志也語曰智勝賊能制賊足下割據一方其

略當有過人者豈遂效兒女爭鬪口語不能容置此子且孤送衡之意極不難知孰意孤反用足下卞急之性爲殺衡之具哉孤不能不負衡則足下負孤甚矣若謂孤有怒且忌於衡惡有殺才士名而假手於足下此又不然衡有何可忌孤有怒於衡卽殺衡耳且殺衡又何堪以於孤孤所殺不嘗有十百倚於衡者乎小德四愿子爲之咨嗟釋憾於孤而有識不聞以爲非以爲此曹虛名誑俗辨言亂政少正卯華士之流大人之所必誅而衡非其人也若衡者所謂不足殺而可憐且可使之調伏而處於王粲陳琳之列者也夫王粲雅士又窮而歸孤此不必言若陳琳之辱孤又過於衡迨其歸命之後吳馴可念則孤誠心喜之豈有又送與他人待其僕僕倦於往來而後飲食教誨之無已而至於殺其身哉使

衡卒不免則孤之過而足下至疑衡有高才
重名孤不殺而遺之於足下此則高於視衡
而淺於待孤之過也夫劉備者孤嘗許其天
下英雄惟備與孤耳則孤所忌宜莫如備備
將關羽亦臣隸之皎皎者墮孤掌股者數矣
孤皆撫之已負孤而又縱之而又撫之而又
縱之終始成其義孤豈憚有殺英雄名凡以
王伯將相之業非殺之所能取勝俟其運數
不月歸智勇有所窮而後承其敝丈夫舉事
從古如此况衡之不足殺者乎此非足下所
知聊爲足下道之耳若足下殺衡斯又不足
怪足下思之孤白

黃祖殺禰衡所謂虎欲食人不避豪賢斗
筭之人何足算也若老瞞輩又當別論此
文正寫出一段橫罔之氣其可恨又甚於
殺衡不知者誤以爲爲奸雄出脫耳

與熊極峰

弟丙辰出京之後長安棊局之變不見不聞
卽上疏改南通書長安舊知之時猶一切以
丙辰前情理望之及讀諸公回札而稍悟其
不然然猶未知其所以不然之故也今又一
年所而始知之迨其知之而局又變矣甚矣
弟之闇且鈍也徐從篋中檢台兄去歲兩番
回札與諸公同至者視與丙辰前相與

未嘗少變微獨弟卽於弟之好友若鄒若魏
瑕瑜不掩視丙辰前情理未嘗少變也始信
世局自變而台兄自定台兄以慧且敏而定
不肖弟以闇且鈍而定其爲定不同於以觀
變而稍獲靜逸功效差不殊耳聞台兄近且
居太夫人伯母之戚弟無以爲唁聞此或一
破涕也居亂世之末流待朋友不可不恕所
謂交情二字只可於作秀才及退居林下時

以之責人若士宦得失之際賣友得官此亦
理勢之常一一責而怨之非惟待人不勝其
刻卽居心亦苦矣士大夫君臣朋友之間處
之未盡善大半生於不讀書弟向欲作二十
一史詳略附於各史簡末彙括事文竊取其
義計成功無時姑撮其論事者自左國起訖
於宋元勒成一書名曰史懷史懷者取謝康
樂懷抱觀古今之意今刻完九卷左國至史
記在是矣台兄前札欲速覽之因郭振老之
還奉寄合虛過南都晤弟以其女亡於京口
一日而去不與弟別今近狀何如恐其有淵
源咄咄之意則亦勸之讀書而已意滿口重
不盡欲言

與王以明

乙卯間步夜尋以明先生良是竒緣恨爾時
身心猶在三塗中崎嶇一晤止以風月詩文

語了之今稍知於生死性命作怖畏想若夢
醒觀一念疑悔求一善友導師不可得十二
年交游止如不識以明先生面者識得以明
先生面則已思過半矣陶李袁諸公學問來
諭猶謂未達無生二字則弟輩何處安身然
不敬久習不輕新學正不必以畏難因而退
轉失言外之意也往時溺於詩文忘却生死
今承屢教寄示近集遊戲三昧及慈湖近溪
諸種甘露之濯自不必言乃至新詩較往時
胎骨換盡蓋以明於二事爲一故兩得之弟
視爲二故兩失之此自然之理也待見地稍
定爲序以附不朽蘇文選一部史懷一部寄
覽小修匆匆言歸倦夜草草不具容後嗣音
與井陘道朱無易兵備

記明公五月書中有云不肖以詩歸招尤初
謂事理不甚關切疑風聞之誤久乃知其有

隱秀車之往集
之夫不肖性跡才劣。可以見斥之道甚多。至
詩歸一書。進退古人。怡悅情性。鼓吹風雅。於
時局官守。似不相涉。徐思之。乃當事者不忍
過求於某。斷其進趨之路。姑擇此微罪罪某。
而又不甘處已於俗。分此美名。若其目中。亦
曾着過此書者。此則自處處人之妙。其中真
似俱不必深論者也。若真以詩歸見處。則此
一書將藉此一語口實以傳。某以一官。曾此
一書。且有餘榮。彼其之子。何愛於某。而肯爲
此乎。一笑一笑。

與林少巖座主

去歲聞三邑試前列遊泮。可必矣。及胡先
生之來。始知偶落孫山。外心甚念之。惺觀少
年英物。亦不必以早得一青衿爲福。養成羽
翼。飛鳴一朝。愈於久淹鄉校。頓人興往之氣
也。如云借此爲門戶。光仕宦門戶。豈必待一

青衿而光邪惺栖泊金陵樂其山水近家君亦乞得毘陵廣文父子相聚全家在此頗以文爲生非惟作官念頭灰冷卽生子亦作第二義矣人生富貴子孫原以奉我者求之未必得而又以苦我耐豈不添一累邪此言似老師慰惺者而惺能自得之又可省老師一憂也讀書作詩文一事老師無一書不以爲戒此父母之心又以戒元履先生此朋友之誼也宿業前債除之不易有甚於富貴子孫之念者且舍此亦無娛生之路老師近不能得之於元履而遠能得之於惺乎此其故可知也三年中將正史自左國起至宋元流覽泛觀勒成一書名曰史懷取謝康樂懷抱觀古今之意於古人經世之旨頗有所窺極知勞思有負教養但年來精力十倍往時日月又間薄福之人坐而消之不免生災有操相

人術者云、惺官祿未衰、第骨法帶勞、惺所畏者勞也、願以官祿易之、不可、曰讀書作文、可以當之、是惺之斤斤、

隱秀軒文集目錄

疏一
募

圓通庵募緣疏

東禪寺玻璃閣募緣疏

題三明和尚募積經疏

重裝牛首祖像疏解

募修牛首山羅漢殿疏

募畫祖像疏

京山多寶寺募五大部經疏

募孟蘭盆施食念經禮懺疏

募...

隱秀軒文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閣

募

圓通庵募緣疏

夫多藏寡與病坐慳癡廣勸博祈道惟堅苦
然有善知識無愛髮膚何待泐門持鉢乃大
比丘詎辭心力務求遍地成金離之俱傷合

則雙美機難兩遇。事必相須。圓通庵者去鎮
二里許邨而近。市僧多雜俗宗。僧性慧始事
荆披遠勤。拮据感龍象之泣。冀信者之哀。苟
能開大歡喜之途。終當獲不退轉之效。在募
者小或丈室。大至須彌。何分廣狹。在施者多
而太倉少。雖粒米豈有缺圓。以茲堅苦之忱。
破彼慳癡之性。念惟各盡功。則同歸謹疏。

東禪二 玻琉閣募緣疏

東西各有湖。湖有寺。寺有閣。登閣焉如坐
舟中。倚船窗而下視水。可掬可漱。可濯可灑。
卽不以爲佛國。而不以爲勝地。不可也。寺僧
岸公曰。閣必積經。經必積僧。僧必置田。飯之
發願作玻琉閣。計其費可三四千金而足。
吳居士幼如難之問。鍾子鍾子曰。夫募者爲
願施者爲緣。願有待則頓成。爲難緣無方而
漸致。亦易以願聽緣。以緣湊願。是岸公之志。

也且夫佛無土非國而莊嚴者非勝地或莫
之肯先焉登是閣也但作舟中想見可掬可
漱可濯可灑者在船憲間樂其勝焉因是以
有閣閣因是以有經經因是以集僧僧因是
以有田以無方之緣足有待之願旦暮遇之
居士何難焉吾宗僧有性慧者募作圓通庵
止數十金不能取盈持鉢甚苦見是疏得無
河漢豈其地之不東禪抑其人之不岸公邪
請戲質之老岸并出是疏廣之

題三明和尚募積經疏

僧誦經未必解有經未必誦有經不誦誦而
不解故其經曰積積之爲言近於無用猶積
錢不必使而或有使之積書者不必讀而或
有讀之或有使之或有讀之則雖不必使不
必讀而不可不積也明矣今檀施者雖有志
心信向見其積而無用則施之念不期怠而

自怠不知寺有經使人望而知其爲寺有經
而僧能誦使人望而知其爲僧如金銀土石
膠漆作佛形像瞻禮者以爲佛而忘其爲金
銀土石膠漆則其用亦大矣故積經者象教
之意也誦經不解賢於不誦有經不誦賢於
無經則雖知其積而無用亦可以慨然施之
而不疑矣况僧如三明者信敏人也非誦經
而不解及有經而不誦者乎

重裝牛首祖像疏解

佛有斷割肢體示無所慳而諸經乃云以金
木土石膠漆作佛像瞻禮讚歎便獲福報胡
輕其身而重于其身盡之像也退谷居士鍾
惺曰瞻禮讚歎從像而生則佛法以像而長
存佛之欲存其法有甚於其身者則像烏得
不重重其像宜無如金木土石膠漆之可久
者舍此而畫其爲可久也難矣夫真能重其

法者必從其難久者而務爲久焉難久者而
務爲久則非徒如金木土石膠漆瞻禮讚歎
而已又將有所以爲守之之道也是以古人
畫重人物重佛道在作者伸紙濡豪之
初已辦一極久之願力必得於守者之人而
後已也牛首有歷代祖師畫像百幅久矣萬
曆丁巳三月惺寓白門與王子宇林子懋懋
弟古度胡子起昆獲觀之似非一時所爲而

威信嚴悉此百祖之身若與我聚於一時者
像之所爲也人傷其歲久紙軸毀敗歸與吳
子惟明畱重裝表之惺自書各祖出處其上
夫作者願力期必得夫守者之人耳守者之
人不易得不得已而求夫所以守之之道夫
裝裱之於畫其於以爲可久也差易不可謂
非守之之道也是歲五月十五日惺謹識

募修牛首山羅漢殿疏

予募裱牛首祖像八十餘軸年餘矣有石居士者感其義捐數百金構牛首羅漢殿夫衆生黑業不同造於慳者甚多諸佛菩薩廣設福利以勸人施夫衆生主施則諸佛菩薩遂上受乎益施者慳之反也施則慳除慳除則黑業除黑業除則人人可作諸佛菩薩人人可作諸佛菩薩諸佛菩薩斷臂割首之不惜而何愛以身爲受乎今匹夫齊民無故而致數百金則其所以致此數百金之故其所以念行事有不可言者矣今以一念一事之有感舉數百金一旦捐之則并其所以致此數百金之故一旦懺除之矣舉所以致此數百金之故隨此念而一旦懺除其爲善念福緣又豈盡於此數百金哉此諸佛菩薩勸施之意也曰居士旣身捐數百金胡爲乎募也予曰裝裱祖師畫像其所施幾何居士感之至

捐數百金彼一切善人豈無感居士而共作
佛事者乎若身捐數百金而使一切善人無
由發布施之念猶墮慳貪業中此世俗輕財
之說非諸菩薩所以勸施之意也

募畫祖像疏

祖之爲言傳也不自其上而止也使止於其
身是上自飲光止矣又上而自毗婆尸佛止
矣於祖之義何居哉祖之教旣不自一身而
止則夫莊嚴祖像以使之傳者又豈可自一
處而止乎牛首祖像百福信心者多臨而瞻
禮之不欲其像自牛首而止也新安方居士
欲廣牛首祖像之傳而委之戴清之可謂得
人像成而置之黃山可謂得地鍾子方客白
門感牛首祖像之裝者就渝而圖新之聞其
事而歡喜讚歎告二君廣勸十方信心成此
功德勿生退轉第提祖之一字顧名而思其

義焉斯可也

京山多寶寺募五大部經疏

乞法者欲釋其疑也計宜乞於多法處乞於多法處能使與者生饒益想生歡喜想而不必苦其難施法者欲起其信也計宜施於少法處施於少法處能使受者生希有想生難遭想而不敢忽其易吾鄉京山有多寶寺其來數百年矣而尚未有經也寺僧海林行脚至金陵誓募五大部經以歸懼其難就不勝悲惱鍾子廣之曰仁者無憂夫金陵自齊梁以來故佛國也若乞法於多法處而此中檀越施法於少法處機緣無妙於此者且吾聞經爲如來全身施經者非施財乃施如來全身也昔有一菩薩以已所生之國龕弊無法請於如來歸教化之今以數百年之寺而耳不聞佛目不見經龕弊孰甚焉譬若以此中

檀越爲菩薩處多法之地而視娑婆世內尚有無法之國必且身先往化之今有方便於此一人施經是以一菩薩齋一如來全身往送於其地也多人施經是以衆菩薩齋一如來全身往送於其地也有如來全身之賜而又免於菩薩自往之勞其踊躍助顯施之惟恐不速而勸之惟恐不廣也又豈止五大部哉

募孟蘭盆施食念經禮懺疏

李溫陵有言阿彌陀佛亦只是尋常慈孝之人而已此通透平實之言也由此推之所謂佛事菩薩行亦不能舍尋常慈孝之事之行而別有所謂事與行也七月十五日孟蘭盆何始乎始自大目犍連爲其母悅帝利已墮餓鬼道而拔之者也談口施食何始乎始自如來爲其弟阿難將墮餓鬼道而拔之者也

拔一母拔一弟而必拔千億劫餓鬼其願抑何深而不敢以爲深其力抑何勞而不敢以爲勞其福德抑何廣何遠而不敢以爲廣且遠但以爲尋常慈孝之情若曰吾所拔者止一母止一弟耳嗟乎舜之孝至天下化天下定武周之孝至郊祀禘嘗治天下如指掌而猶曰此庸行也與此何異哉人人有父母人人有兄弟聞孟蘭盆而願附見施食而助此非佛事孝慈之事也此非菩薩行孝慈之行也世有不言佛不言菩薩者有不言孝慈者哉長生館焦太史放生地也僧定安者曰吾將以今年是日於水際作孟蘭盆會持尊勝呪施食念經禮懺爲五晝夜功德以疏示惺願題數語以告大衆之願附而樂助者惺德薄罪重三十年內喪嗣父嗣母喪生母喪仲弟叔弟季弟與妹喪長男諸男女眷屬幼

者不與焉創鉅痛深悲淚歡喜述二事緣起以告大衆彼大衆者亦不因是語而願附樂施也其亦曰人人有父母人人有兄弟而已矣

募修大報恩寺觀音殿疏

金陵自康師以二七日致舍利始有塔今大報恩寺佛殿後插烟霄而亂星日爲震日國中莊嚴第一者文皇帝之爲也舍利往往

有光隨人願力所見雖以惺之根淺業深猶曾得一遇之前爲佛殿殫極弘麗想元末國初革命靖難之際士民之坑屠兵將之夷殺與夫忠臣義士之捐糜事定想興聖主大雄大悲必有憐於志者庶幾仰藉三寶津逮於以解其結而資其福深心所託非苟而已也殿燬於火六十年而墻壁兀兀然立於烟霜風雪之中劣得不仆者蓋有故焉然而復

之則難言矣大凡土木興作出縣官者廢則
疏請出水衡錢新之今邊腹多事公私告匱
水衡錢豈能及此中丞本如吳公信心護法
自度利他數十年如一日惻然龍象之泣重
興信者之哀日吾以積官餘俸倡衆修舉代
濟縣官之乏而存 皇祖拔幽功德於萬一
非惟善信之極思亦臣子之至情也於是捐
貲首復塔左之祖殿與未燬之伽藍殿相配
若左右手之翼如也念塔後之觀音殿如人
之有坐也募衆重修以爲佛殿之地而屬惺
爲疏以勸施者惺猶記戊午開鐵失守軍民
糜爛無數名將大吏從之南都善信釀錢米
不訾飯僧懺誦廣建水陸道場普薦忠魂惺
實爲疏至中夜聞甲馬之聲雜風雨而來星
霜趨於壇左感應如此報恩塔殿乃 文皇
帝所以雪冤拔滯於革命請難之際者今遼

禍未歇河東腥膻所屠戮過當於往歲 文
皇在天憮然於志必有甚者今新此塔殿豈
止如前水陸功德方今物力告絀宰官居士
隨其方便倡和勸助代爲 皇家永此福田
亦輸財急公之誼也

隱秀軒文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閣

疏二 薦

薦先嗣父母本生母二亡弟疏

罔極劬勞乃獲棘薪之報孔懷急難永乖唐
棣之歡薦其死何如養其生酬親恩未若資
佛力痛念先嗣父某嗣母某本生母某體有

異於髮膚恩勤則一亡弟某某情所關於手足征邁斯同兒無常父母共瞻共依道有宜室家既翕既具豈期蚤歲四親遽奪其三養胡補於升斗才終一星五子遂亡其二耻有甚於瓶罍念此碎心疾如疾首若斷五體奄奄氣息猶存難禁痛割自省多生種種罪愆已積應受摧崩茲者節屆于孟蘭佛垂寶筏念菩薩所首超之衆必閻浮最作善之人如慳一身之不孝不弟悔懣何追乃諸眷屬之無罪無辜脫離差易儻嚴慈施接引之恩親蒙升拔令骨肉登清涼之域身願泥犁謹疏

薦先師雷太史疏

生天成佛文人妄作後先慧業冥心大道何分靈蠢佛所比之應類世乃認爲上因非仗弘慈終難超拔痛念先師翰林院檢討雷某宿緣清淨至性靈通亦曾願作佛弟子非無

戒定慧之根未免猶爲世名人卽其貪嗔癡
之處惺等師友情關量其沒後或無往愆淪
落老婆心切懼其生時偶爲慧識牽纏仰資
津送之功得出輪迴之路罔使平生正骨熟
腸翻成有漏夙世文心妙識總墮無明速登
彼岸永脫諸緣謹疏

薦亡兒肆夏疏

生遭奇哀恩愛卽成冤對夙迷勝果靈明反
沈淪惟佛恩能豁冤親匪道力孰超生死
痛念亡男肆夏慧則秋神玉骨年惟石火電
光宿愆不無現業尚未冠昏宦以未嘗算已
不盈乎甘載貪殺淫其何自罪豈能積乎三
生茲當解倒懸之辰乃其永度脫之會溘長
逝者五年於此恐未離乎六道之中仰賴圓
通以超幽滯但念惟能自度乃可度人惺身
無慧劍識不逮於東門眼望慈航惠欲要乎

西土沈愛河而作没人津梁罔覩向苦海以
求亡子鍾鼓何爲竊有癡心祈伸鄙願想汝
於人間地獄天堂茫茫何處報予以過去未
來見在的的安歸非惟藉彼脫離尤所望于
導引謹疏

代薦遼東陣亡將士疏

士志死綏本不暇於致悔人欽裹革何煩代
彼興哀豈便廟諡無失律臧而協師貞兼之
邊計得全嚴翼以供武服迺驅熊羆處豹之
徒以赴矢石鼓鉦之役勝則爲功固有尊周
攘夷狄之效敗亦無愧要非全軀保妻子之
流敵王所愾爲國之殤如此而亡又復何怨
乃者建虜鴟張全遼魚爛養成在數十載之
前而欲折於今茲之一旦決裂豈二三臣之
故而專望于最後之數人所用非所養所養
非所用兵食信之難言知者不必行行者不

必知戰守和之無據甚且致之必敗之場阨
其可成之會時當致命何異一毛將不成功
徒枯萬骨雖免偷生同爛額焦頭之衆亦多
強死非甘心瞑目之人以茲忠勇之魂反作
幽寃之氣或上動乎人天恐逆招夫水旱則
死生之在諸將士者固爲匪輕而災祥之關
我國家者尤爲不細某等敢聞國恤舍杼軸
而他求仰仗佛恩冀津梁之普度謹疏

隱秀軒文收集目錄

碑一

重修華嚴閣碑

沈公德政碑

王履秀軒文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

雨若閣

碑一

重修華嚴閣碑

市有白龍寺殿頗壯有地藏華嚴二閣者左
右翼之則已圯華嚴之處其右也甚或欲修
之莫先焉曰恐斯地之不必為寺有是委眾

力於壑也夫圮而弗之修則將廢廢則其象
疑不爲寺疑不爲寺則將與居民共之將與
居民共之則將反爲欲之者資曷可弗之修
也圮而亟修修而復其舊物或益焉其使有
目者確然見斯地之必爲寺而知其非有則
無生其心是使之終爲寺有者之道也修之
奚先其甚者役成請銘鐘子銘曰有寺巋
然而兩其翼如左右手或廢其一人將入懷
攫其所有若或新之引廿六臂焉將衛其首陞
楯森如過其堂下莫之敢侮予宣斯義告退
轉者俾堅其守僉曰善哉單有衆力光復其
舊工之後先相厥圮者孰甚孰否否特未甚
終亦及之請視其右苟終斯願將復銘焉銘
則不朽受事者誰列名其陰里人某某

范公德政碑

徵吏治者必以言然有氓隸之言有文士之

言一文士之標詡不若千萬氓隸之言之公也衆文士之倡和不若一氓隸之言之信也雖然此爲夫治行無實而藉文士之言以潤色之也云爾若夫實心實政加於上下達於幽明千萬人輿誦之矣一夫心言之矣乃或慮之於心而未能出之於口出之於口而未

能傳之於世用文士之筆舌代吏民之心口此從來史家循吏之所爲傳也豈可廢哉而余非其人也銓部有范質公者曾爲東昌司李余友上永啓督學山東曾爲余言其人清真簡遠有名士之風而不廢吏事余心儀之久矣公且入爲銓部疏理人才維持世運天下人誦公之爲名銓部不暇知公筮仕之一郡與司李之一官而東昌吏民親襁周澤優渥霑足若東方之戀衮衣南國之思甘棠又不必知公之爲名銓部所知者公在東昌一

郡司李一官之政而已交郡丞楚人周君者
公舊屬吏也姑順吏民之意取公宦跡之在
一官名實之在一郡者垂之樂石而屬余紀
之其言曰公之爲名銓部子所知也乃若東
昌爲京輔舟車孔道公之爲司李止旱蝗相
仍人相食之時也公巧出於誠捷生於靜苦
心本於曠懷而多方行以無事事未至而經
營則若革大戶以疏里甲之蠹除馬戶以清

隱秀軒文冬集目錄

行狀一

程次公行畧

隱秀軒文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行狀一

程次公行略

新安有程次公者豪朗人也所居之地能使
其地之人樂而爭有之業醯於淮淮人惟恐
其不准移而之武林武林人惟恐其不武林

客金陵金陵人惟恐其不金陵然而次公實新安人也次公姓程氏名道賡更名希臯字幼和別號弁丘世爲歙槐塘名族云父先娶於唐生道文又娶於余而生次公祖野亭十世而上曰訥齋顯於宋又上三十九世曰玄滌又上十四世爲晉新安太守元譚始居歙蓋程之受姓遠矣八公生而端慧就外塾所授書一再過輒上口然有幹局其父名儒也雅不欲限以學究將以世務鍊之有所經畫每與裁決使治生曰貨殖非小道也經權取舍擇人任時管商之才黃老之學於是乎在姑使試之使得自以其意通賓客客多而不雜年二十七命治鹽策於淮兼以其地近金陵俾得遊棲以廣其意入貲南雍馮祭酒見而器之身爲成均弟子口不言錢而淮之部署胷中略井井矣歸籍其子母全面報之父念

廣陵去家遠心動思歸不必時至樂武林湖山之勝距新安可朝發夕至且曰廢居之道何地不可施改其醜於武林族子有材而失職者察其可任一以委之若不知有生計者大率如居金陵時然倍息者再任人之效也而客曰仁心慕義賢士大夫樂與之遊嘗貸其孝廉金辛丑孝廉成進士卒於邸舉券焚之人以此知貸金非以孝廉故也益多之程次公程次公云往來書問咄嗟削牘詞理可觀有陳孟公之風浙之藩臬守令爭以客禮之然無所請事至從兄見陵於賤而富者躬囚服出理之無何聞其父病跣而歸病良已反杭兩月而父病不起居喪易而戚鄉里法之自是亦不復爲往時遊矣一室之中圖史爲鄰延名師友課其子能文章今長男瑄在子門者是也暇日輒與名僧坐斷橋遇緩

步至者卽與飲不通名而去癸卯還新安會
歲大稔穀貴邑令勸糴首出千石應價爲之
平丙辰丁母艱所委武林族子會計者又死
顧影單外將反淮上故業會姑之子黃歸自
燕盛言燕中都會質庫歲息可十五公亦欲
乞一官先舉千金授之不責券將盡室就道
而黃之千金業付酒家胡矣公一無問而生
計稍落遂由金陵再至杭杭之故人迎勞之
請次公將爲武林人也公內自計遊莫如武
林居莫如金陵遂有終焉之志風晨月夕隱
囊照帑牛頭燕子之間殆無虛日而武林故
人有勸之仕者遂理前入燕之計入貲南度
支法得授鴻臚寺序班行有日矣會有脾疾
就醫京口旋以次子婚至金陵雖瘳而神王
醫以寒劑進暴下五日而卒蓋萬曆丁巳十
一月二十六日距其生隆慶丁卯八月二十



原件短缺

P4以后缺



原件短缺

P1~P2

四日得年五十有一時瑄受公治命還就新安郡試試居前未及試督學而歸歸則屬纊六日矣故瑄尤負恨焉娶方氏某女子二長卽瑄娶某生女一未字次某娶某女四長適某次適某某某公外甥而內檢有至性母於唐忘其非已出也喪而孺子泣始與兄道文析產兄所欲予之所棄乃取之有屋某所兄欲之而難於發口居間者繆其詞旣而知家郎君者藉藉若是欲一觀其曲折能否未_有間也其年君以母唐孺人喪罷試越數歲丁酉余爲諸生倦矣而君尚自如然其文畜日富力日厚法日益老陸太史敬承西安公故雅游也讀其文大喜以爲有祖之風移書薛觀察此子賢者廉吏子孫而楚督學熊公亦自知君乃辟茂才移置郡學久之與其邑王謝譚爲黃玉社工苦爲諸生業兼稱詩傾

其邑中忌者思有以中之已亥流言起飲章
蜚語口聽耳傳一夕而徧欲脅以衆怒爲危
禍且敗其名蓋從古庸劣險人中功臣必以
反中文士必以口業與無行以爲竭澤之漁
久之成習而其語毒穢相半多不可聞聽者
亦且倦久之論定明年其同社生試於有司
皆高等忌者以前事漫漫無纖介損反用以
起其名計益拙而君試獨不前明年余與君
以諸生入郡都試同舍乃得與君論詩語次
及明詩余卒然曰明詩無真初盛而有真中
晚真宋元又曰近日戶祝濟南諸公親盡且
視稍能自出語輒詫竒險自我作祖前古所
無而不知已爲中晚人道破由其眼中見大
曆前語多長慶後語少忘其偶合以爲獨創
然其人實可與言詩君絕歎以爲竒快其後
各罷去而詩時時相示癸卯君辟應楚鄉試

罷歸益墨墨不自得而恒快於詩君秀羸不
勝衣。至其吟誦寒暑晝夜不倦。初年法峻格
嚴。其於漢魏六朝三唐語。各肖其神。各不相
借。晚益顛倒淋漓。老放昌披。無不如意。往往
自托於長慶。世或指長慶爲太易。不知其用
穉爲老。用險爲穩。用凡爲竒。用亂爲整。要以
不必爲我式。而能爲我用。而太易亦自厭今
之爲僞。初盛者思易以真。中晚用雜。霸治之
取以矯俗。玩世通其壘。魄之氣。樸佚之才。真
率瀟散之趣。要其頓挫沉鬱。居然自有一太
易。世自覲面遇之。而轉盼失之。戊申春。余與
譚友夏過京山。讀君詩。詫其境地如此。似有
晚年意。各相驚歎。罷去。忽太易得羸疾。學使
者檄徵郡邑諸生。趣入試。人或勸君姑病免。
需後舉。而君自念齒至矣。惡以病不能應試。
傷尊人心。輿疾就道。試日委頓。作字不中程。

文亦憤焉。自放主者守文，竟用下考。放其諸生，事聞遠近，大駭。而同社慮其病，憂之甚。余乃手削牘，奏記主者，多不載。書奏不報。君亦病，無意復爲諸生。歸作七言律二十章，自廣日六等吟，悲憤詭浪，嬉笑痛哭，共面而呈。同口而出，嶮崎怪譎，有溫李舌橋汗下，所不敢道者。今秘不傳，而病日進不衰，竟不起。欲作臨終詩，不能。索少弟孫雪居一畫扇爲殉。君少負絕才，絕情。世多以文士薄習意之，而妬者計謂被以挑達輕狂之名，沿飾相類，無徵而信，不郵而傳。是以有巳亥事，而君實清謹、深淳、至性、孝友、事繼母田二十一年，得其歡，獲親信，友無間言。卯翼二弟過於父師，乘居獨處，口不及俗，朋輩語涉凌雜，及人滅，否正色止之。初，余度前口語，講事或自招，婁以此墨試太易，不能得。平生取予廉，無雜交，雅重識。

檢予見太易手定稿本。人間酬贈。非其人輒
被汰。或遂削其詩。亦以此取怨。而太易有重
名。足以怵利齒。兒不敢動。總之世不能分太
易才。而不能不欲分其名。不能重太易才。而
不能不借其名。以爲重。以故世之妬太易與
慕太易者。不必皆以其才。而皆以其名。太易
兩娶婦。輒死。甲午娶於譚。卽郡丞完女。戊戌
卒。有女一人。聘譚君如絲子。結譚君卽狀太
易者。郡丞長男也。己亥娶於田。丁未卒。有子
一人。名繩生。未聘。君卒。戊申某月日。距其生
甲戌某月日。年三十四耳。人惜太易年不能
展其才。才不能展於用。余以爲天假太易年。
其所失職於世者。必不能減于三十四年。以
前而無諸生累。差獨間卽所得志於詩者。不
能遽有加于三十四年以前。而得壹意爲詩。
差獨富閒卽享詩福。富閒專詩名。是區區者。

而竟亦奪之。造化亦太嗇哉。鍾子曰。天生異才。不有奇福。必有奇窮。陳餘遺秦將章邯書。屢數秦功臣之死。曰。功多秦不能盡封。故以法誅之。人主處功臣。與造化處文士。其術不異。太易所處之境地。時事無非專設。預待以窮太易者。僅得志於詩。乃其輕薄之名。所本無者。或以其詩興。而內行修潔。作人之寔。不媿古人者。或反以詩掩。非獨諸生能虐太易。詩亦能虐太易矣。聞太易死。悔不當習諸生業。而竟稱諸生名以死。志獨苦矣。榮期公以某年月日葬太易。某所祔兩婦。間余姑因太易所自題云云者。爲魏長公太易墓志。至所稱明詩人魏長公太易之墓。數字似當題其墓道。有同社二三子在也。或云太易自題實爲明遺文太易魏長公之柩。家人矯太易命。爲今稱云。銘曰。生失職於諸生。而得志於詩。

女有以自樂也。沒不稱詩名。而名諸生。女有以自託也。予手後子存。子手先我朽。死而後死者。志于墓。後死者之墓之志。烏知夫誰手。嗚呼。後死而慮速朽。死而有以不朽也。之二者。孰先孰後。孰不久孰久哉。

明奉政大夫戶部雲南清吏司郎中春

宇蔡公墓志銘

予不識蔡先生先生有少子孝廉爲吾友魏祠部定如乙卯南場所取士祠部取孝廉以文耳然爲予言孝廉至性而習於禮其居先生喪易而戚亦猶行古之道也介祠部見予南都乞言焉客僧舍者踰月候予聞而不取請凡以爲親也予感其篤將志先生之墓不敢苟而已取孝廉所爲狀讀之數過而得蔡先生夫狀乞言者事也居身居官庸言常職弗之敢忘志則立言者事也不可不忘其大

者志其大者而後其言可久也予覩先生論
邊林及對玉相國數語深歎郡邑郎署中自
有具將相器者而世莫能竟其用也因作蔡
先生墓志志曰先生姓蔡氏諱桂別號春宇
家世沛人五世祖揖洪武間以孝廉拜監察
御史累官浙江按察司僉事以異政載五倫
書四傳生俸曰竹溪先生實公父以公贈戶
部河南清吏司主事嘗爲閩建寧簿及浙之
朱清丞有惠政配盧氏贈安人生子四公其
第三子也生而端遠明悟嚶嚶古人與兄弟
燕談數以已意於古事有所臧否而伯氏靳
之曰以弟視吾儕異日所就何若公笑應曰
千里內賢俊耳甲寅補邑諸生丁巳試諸生
高等得試南都是時都人士楊太岳李如真
李翰峰輩皆以道德文章有盛名公皆友之
戊午秋遂以易魁南都時年二十有一慨然

經世之志讀書取古人議論行事今可施行者爲一編苟有用我者以此往九上春官不第癸未謁選得湖廣永州府別駕永州地錯粵西民夷雜處公受事卽有徭洞之亂當事議勦焉公曰種人叛服不常固其天性勦之如捉風兵與賊聚散不相值而以邊民萬骨代爲封賞徇從來邊患坐此徭性獷而樸可以誠取請得以單騎探其穴致之當事者從其議卽以其事付公公竟得當而報尋攝道州篆歲饑斗米至百四十錢富民操其急糴者叩門不應公視知官粟尚餘數千石曰得之矣故秘之不使人得悉其數請於上以貸民不許請出糴許之乃減市價之半予之程糴不得滿石司其最貧者稍貸之富民不知官粟幾何而糴與貸者日有聞焉懼於藏粟之滯且蠹爭出予民糴米價驟平州有被

劫而夫婦俱死賊于者其十一歲兒得脫明日其女來視誣其鄰坐繫者一門八人凡五年斃其六公立召兒訊之得其狀後真盜獲人始服時旱天乃雨戊子權順天府別駕有清軍之任海內承平久百姓安土往襲伍如囚多以賄免貪弁與之市聽市人子取代捐餉以爲常大司馬請下令清勾公曰是無益徒滋擾耳暫得報罷 皇陵側有居民數十

家久矣中璫利之以爲且蝕陵徙之便公覈其不然力請如故越三年晉南京工部虞衡司主事丁內艱服闋補戶部河南司主事督大通橋陸運故事運額日三萬石會淫雨塗附前使者不及額滯糧十五萬石公承其後取車戶牛數料之不能如其石之數而計都城悔贏不下數萬可儻而代也凡日運萬石者五之滯者立消尋摧崇文門稅不敢取其

羸充長官筐篚監兌湖廣遷雲南清吏司郎
中當市珠寶土疏謂珠寶奉奩中物饑不可
食寒不可衣奪百姓衣食之原請省之不報
然公亦倦遊有復褐之志矣遂謝歸有拂袖
滄江問釣磯芙蓉堪製舊時衣之句日與里
中張都諫輩爲文酒之會壬子買舟由金陵
下姑蘇泛西湖而歸構亭於縣東偏之高村
題曰五宜謂宜飲宜賦詩宜待月宜娛老宜
避世也匿迹不入公府庭戶悠然老而嗜學
不輿不盖安步里門與人言依於義期以德
化人至論古今事勢得失詳而核微而中蓋
其經世之志薄試於郡邑郎署而不得用其
所未足意有所合時一露之爲郎時曾與人
論邊材首舉一巡撫問者疑其人不變通公
曰今邊事之壞正坐人皆變通耳令得一人
持正如此者豈至是乎次及一京兆尹又疑

其取用太濫公曰適問邊材非問廉吏也陳
平可用趙魏老將焉取之蓋釐夙蠹則主持
正破拘孥則急揮霍邊材之選二義始備人
服其確太倉王文肅作首輔時嘗訪以永州
事公斂手曰某作永吏則言永事相公宰天
下何乃問一郡乎夫天下一郡之積也一郡
無事何補於天下然安天下之道不外於使
郡邑無事使郡邑無事在賢守令守令皆賢
則天下雖有事而民不易動民不易動安天
下之道也守令而上有監司監司而上有兩
臺兩臺而上有吏部吏部而上何人也相公
思之而已文肅改容謝之其持論如此鍾子
讀公之狀謂居身居官有公之一體足以爲
善士爲良吏然獨三致意於諭夷平糴清軍
督運論邊材對王相國之數事者皆國家大
計亦以見郡邑郎署知公不盡志先生者志

其大以答孝廉乞言之意而已公生嘉靖戊戌五月二十八日卒萬曆戊午閏四月二十三日距其舉於鄉之年周始一甲子得壽八十有一元配崔安人有婦德母儀先公二十八年卒子六人

民部郎少谿祝公墓志銘

民部郎少谿祝公者予同年民部祝孟釗尊人也以子民部考六年滿封公如其官故稱

民部郎少谿祝公云公爲叅藩子爲民部父其墓宜有志然讀孟釗所爲公狀槩其心行福德公非以叅藩子民部父博文人一志者卽惺年家子亦豈以叅藩子民部父志公也按狀公諱某字子仁別號少谿直隸當塗縣人父叅藩公諱某以儀部郎抗疏廷杖由

督學歷前官有四子元配李宜人生應乾舉嘉靖辛卯鄉試次坤慧而天側室林生應龍

趙生公俱在嘉靖甲午歲計公生之歲其伯
兄已舉於鄉三年矣公生而淵敏屹如有巨
人之志叅藩公異之雖其伯兄賢且貴然以
公爲國器叅藩公捐館舍公甫十四歲其伯
方挾策公車叔兄與齊年猶好弄公居廬
無童心易而戚必誠必信以待伯兄之至叅
藩公卒之先二年伯兄已主析其產三之公
退然仰家督鼻息田取其污萊者宅取其湫
隘者臧獲其老弱者佻佻公子見以爲名美
實寒峻耳會歐陽中丞諱必進者叅藩公死
友也開府江南特枉節鉞哀臨之呼諸孤出
部署諸婚嫁事公先已議程孺人婚未定厥
祥中丞欲以女女之公跪謝泣曰長者不棄
諸孤下羊舌泣亦猶行古之道也孤終不敢
效子敬離婚事累長者之義中丞知不可奪
長太息去無何伯兄自長安聞訃歸復舉公

前所取三之一者又三之察及雞豚公母子
倉皇徙宅不敢視日寄居青山草堂無忤色
無後言異以積誠於處人骨肉之間有所感
寤服闋程孺人來歸椎布操作佐以薪膽不
與公共寢食者三年公始補邑諸生時伯兄
令成安寄訊達空函而已公安之曰吾以成
吾兄廉吏耳然饘粥之產寄伯氏吻中八口
嗷嗷惟是日月俯仰從程孺人手口取之迨

伯兄改倅桂陽始恫乎有潛於厥志出其子
請業而公喜可知也久之叔兄卒年僅四十
遺孤九齡一切後事倚辦於公而桂陽公亦
罷歸歸而於先產無所益尋亦鬱鬱卒公慟
二兄之逝二兄各有子公反能以一孤貧諸
生贍之禮諸文學有聲實者爲諸子姪師友
適館授粲人不知其自公出也久之羅盱江
先生以理學爲海內祭酒守宛陵聞公名而

召之刺經發難與諸生言常格格不相通至
公則心開先生以爲天授然公爲諸生亦且
倦矣有長男已補諸生而早世程孺人幾不
欲生公每以義命豁之而民部頭顱亦漸出
然善病秀羸

每聞其夜讀聲意哀之

輒自起撲其燈且

百畝爲成均弟子

公曰勿以貲污吾兒且

由膠序起其

待之民部尋亦補諸生於試時有利鈍而公

不爲有過曰無益徒頓其興往之氣耳無何

民部果以文受知於鄧銓部心虞王侍御二

回人始服公之知其子而善誘焉癸卯秋民

部舉於鄉公方七十觴客報者至客屬太白

爲壽恨程孺人不及見驗其言耳庚戌成進

士授官民部公勉以盡節官下勿愧清白吏

子孫出督餉潞河有所釐剔大司農李公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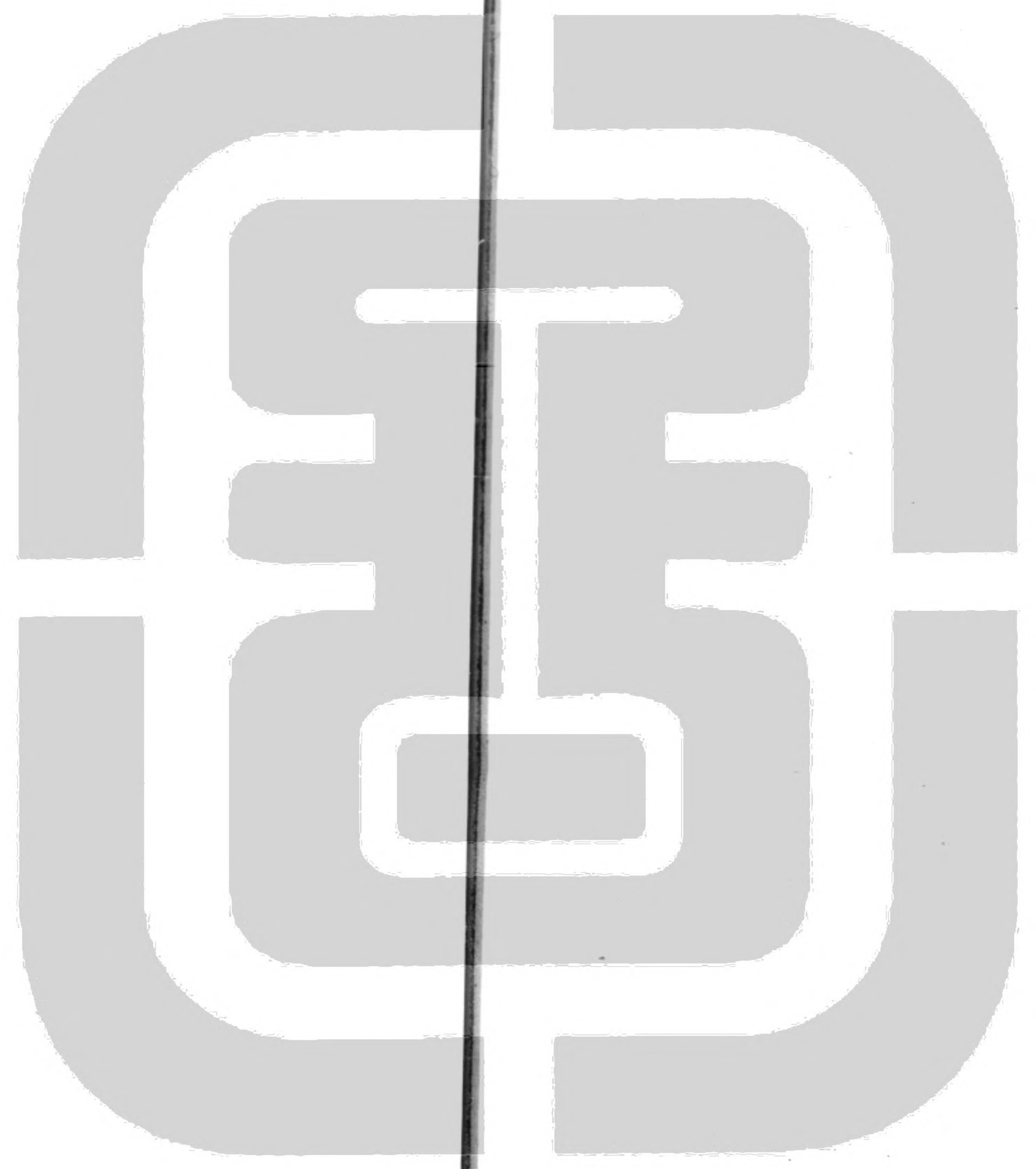
爲古清郎善之然三年中手削牘乞歸視公

者數矣公止之勿負知己尋以考滿封公如其官又三年再滿蓋民部一官以潞河一役始終之乃得以差取道還里從大夫後觴公堂下郡守何公舉鄉飲酒禮一要公往爲重耳不敢以筋骨煩之然拜手闕廷無敢失容見者嘉歎之嘉平家燕子婿羣集猶能顧曲按節和梨園歌及商探梅送臘諸韻事獻歲沾微疾然神猶王無何稍劇擁衾趺坐而逝

諸子孫奉茗椀環侍頷之而已時萬曆戊午正月廿一日也距其生嘉靖甲午八月廿六日寅時得年八十有五公至性仁心胸懷栩栩然見於鼻端於榮利淡如也嘗啓筭見金一囊度可半百秘之以待亡者數月與所親吳老鮒以微語挑之果夙昔假榻時所遺金而歸之村父有中細人語懷刃伏莽司公公乘月以好往厚貽之其人不覺自失曰吾本

隱居車一號集
欲甘心子今見子而吾之意也消吾妄人也
不能見子其感人如此家宰馬公鍾陽舊令
姑孰與叅藩公石交數移書招公公謝不往
環青山草堂有田數百畝春夏耕桑秋冬讀
書去瀨水一衣帶耳與武孝廉陳文學爲文
酒社不問外事日出無所聞聞亦不解有古
隱者風所居國不言而飲人以和名爲鄉里
善人沒之日已大耋保艾難老人猶惜之配
程孺人先卒生男二長可大庠生娶陳文學
女先公卒次可仕卽孟劔官戶部雲南清吏
司郎中娶方伯夏孫女繼娶娶女女一適某
子孫四某娶某可大出某某娶某某可仕
出孫女二某適某某曾孫七某某女某先是
程孺人以癸巳春葬金山麓闕地得二石子
以爲同穴之兆今以某年月日合厝從公
志也銘曰人有榮名以前後顯公有潛德以

前後掩人患其晦公患其闡小子愚賤載筆
竇叅公不借名愚賤何醜



律